

第二章 逢密友慷慨談心 論人情詼諧嘲世

中州望族首稱石氏，得姓以來，分支遍於宇宙。其在荊山者多抱負。戰國時見知於卞氏，薦諸楚王。王令展其蘊，大奇之。封卞氏為陵陽侯。襄陽米君善其族，羅置幕下。有難致者輒齎金聘之，呼曰翁丈。愛敬無倦容，或抱笏端拜，如對宸辰。人皆以顛目之，米君由是得名。他若將軍誤認仙子叱成，或授子房之書；或被呂公之指；或淋漓翰墨，易姓陶泓；或吼吼峙中流，共推砥柱。出處不同，用世亦異，紛紛藉藉，未易更僕數也。

有石岫者，字蓮峰。居鄰雁岩，學本鴻儒。氣宇崢嶸，襟懷磊落；多情多感，恍宋玉之重逢；能酒能詩，儼青蓮之再出。荷花輪臉色，休猜做南國佳人；玉尺擬丰標，生想殺東鄰處子。不幸庭摧椿樹，且喜堂茂萱花。雖然芹彩泮宮，尚乏絲牽繡幕。伯舅山外山愛之如拱璧，有女翠微，姿態頗媚，屢欲納生為婿。生堅拒之。山公終不忍置。

生幼與松濤、雲影二子同硯。因相友善，遂結金蘭。濤字月波，性奇峭，英姿挺拔，有力如虎，飲酒過一石，自號渴虹。影字籠碧，為人輕清淡蕩，飄飄有仙致，尤工書，落紙如煙雲。妻和氏，小字碧娘，賢而多姿。內父和光為黔中司李，常以書招雲。雲以道遠不應。

三子往來甚密，朝花夕月，無日不同游，亦無日不同醉。酣暢時披風抹月，感慨處按劍悲歌。一日，雲、石二子過濤家閒坐敘話。生曰：「余三人雞窗螢案，風雨連牀，居恒磨礪，自信頗堅，異日鵬程萬里，未知誰著先鞭。」雲曰：「我視功名十分飄忽，即期不負所學。他日得志，須早尋一紅塵不到之處作山中宰相。寧為人所思，勿為世所用。」松曰：「大丈夫得志則為棟為樑，不得志則尋邱問壑。功名成否，直須聽諸自然。」向生曰：「你忘了一件要緊事！」生曰：「何事？」松曰：「論你年紀，若是個女嬌娃，也是破瓜時候了。這裙帶兒底下的事情為何竟不提？」

生曰：「這些時到門的不是執柯，便是作伐，我聽得好不惹厭，又輪到你來了！」雲曰：「聞君渭陽意欲館甥，你固辭，卻是何意？」生曰：「家表姊頗有姿容，予不揣要尋個天下無、月中有的人來作對！那合巹懷中酒斷不與尋常脂粉共飲。」松濤撫掌笑云：「這等說要嫁是嫁不成了。」生笑曰：「配非其人，寧甘待字。」松曰：「我看你幾時尋得到手。」生曰：「不要你替我愁，宇宙之大，豈無全人？只怕尋見了還不止一個。」雲曰：「你不要妄想，一個兩個在那裡？」

生曰：「雖未逢其人，卻不可不作此想。」又謂之曰：「你方才說要尋個紅塵不到處。我平昔意想中有境界非俗非仙，其間水秀山明，花奇草異。似曾經歷之所，每一想著便覺神怡。不知卻是何故？」雲曰：「這或是夢幻所致。」生曰：「非也。」松曰：「或是你襟懷超曠，有此奇想。」生云：「亦非也。情景歷歷，惜不能繪。」松謂雲曰：「蓮峰雅度，爾我實不能及。」生曰：「又胡說了，我是不好奉承的。」松曰：「我松月波可是肯奉承人的？籠碧，你說說看。」

雲曰：「月波說得不錯。但文人氣象本是瀟灑，怎奈今人戴了一頂儒冠，裝模作樣，斂手縮腳，倒弄得不死不活！蘇子瞻嘲鄉里人與妓筵，真是此輩小影。」松曰：「這還不過是那拘儒樣子！更有一等偽謙恭假道學，口內說著仁義道德，心中藏著刀劍水火。如世所稱『蜜尖刀』、『笑面虎』、『綿裡針』諸美號。陰賊險狠，甚於鬼蜮。即密如相知，親若手足，無事不以智術相禦，多少無知之子誤落陷阱！也有計窮勢迫，明知被賺，隱忍就欺。總之一墮術中，便如打窗的蟲，吞鉤的魚，羅網的鳥，再跳也跳不出，要飛也飛不去。此輩卻揉著肚皮暗稱得意。如此等人不知陰司裡閻羅老子可也另設一重機械都待他否？」

雲曰：「有，有，待我說個笑話。閻羅巡查地府，見一獄中鬼囚都光赤著身子，哀嚎叫冷，即問判官這是犯何罪孽的，判官說：『這些人在陽間慣用奸巧騙人，充假老實；又慣趨炎附勢，故受此罪。』閻羅歎曰：『若只如此，又不暴棄綾羅，為何使他赤身受凍？』叫鬼卒帶到殿前，各給皮裘一件。眾囚皆喜躍叩謝。各人奪了一件披在身上，被鬼卒推倒在地下，打個滾爬起來都變成牛羊豬狗，哀哀叫苦：『只道大王是好意，原來是假慈悲騙我們的。』閻羅拍案大罵：『你這群孽畜在陽間騙了人一世，我處你這一遭，爾就叫苦了！』這豈不是款待此輩的麼？」三人大笑。

生曰：「我們既深惡這兩樣人，須做個風流灑落的書生，莫墮那寬袍大袖的迂儒；須做抽筋擢膽的真士，莫學那蠅言挹貌的鄙夫。寧使吾輩笑人，莫使人來笑我。」松曰：「暢快！暢快！」復呼酒，與雲、石盡歡。